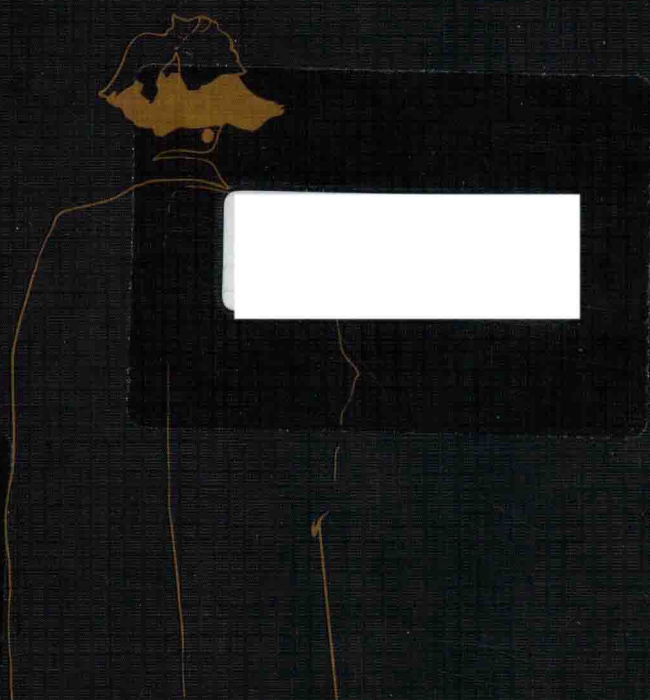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跨度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刘跃利
◎ 著

间谍母亲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跨度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刘跃利
◎著

间谍母亲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间谍母亲 / 刘跃利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7.1

(跨度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455 - 1

I. ①间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4732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4.25 字数: 146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1 消失的恰克拉部落
- 35 秋日的香格里拉周末
- 64 气味
- 103 间谍母亲苏拉及其家事
- 177 乌拉布塔之痛

消失的恰克拉部落

恰克拉人照旧过着祖先传给自己的日子。

恰克拉人出没在西北坡原始大森林中已许多代许多年。

恰克拉人在秋天里有自己的节日。那是巴尔察首领和阿尼黑老太太主持的古老的祭日。

他们在阿达玛勒山顶点燃起熊熊的篝火。火光映红了半个醉醺醺的天空，如温暖的白昼一样。

族上所有恰克拉人都聚在这里，男人和女人们。许多族人都戴上自制的兽皮面具，穿着鹿筋绳缝制的兽皮衣，围着篝火和巴尔察首领跳罕伯舞，唱着老辈子人传下的酒歌。鼓手们一边齐声喊着，一边有节奏地敲起犴皮鼓。

族人的首领巴尔察老爹今天特别高兴。

山神派一只神鹰和使者，拯救了他儿子古来的生命，这使他的心灵对山神的爱更虔诚更热烈。他戴着美丽的米塔哈和兽皮面具，尽情地高喊、蹦跳。

Jiandimugin 间谍母亲

篝火旁放着桦木杆支成的三脚架，上面端端正正地捧着巨大的公熊头颅。

熊头朝正北的白那恰山，用得搏奇头饰点缀着属于他们原初生命的图腾。

熊的眼睛在欢叫声中左右环顾一下，火光的四周是幽幽黑夜。熊闭上眼睛，像睡梦似的，再也没有睁开。

月亮升起的时候，神秘的奥鲁吉雅河越发悠然宁静。黄昏时升腾在江上和山腰间的一片雾气，这时已经缓缓地散去。空气也愈加清爽了。

一条桦皮船在雾的深处漂流。

船上躺着的少女，是恰克拉人阿尼黑老太太第七代子孙，族人唤她兰吉。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，她有一双山杏般碧色的眼睛。

桦皮船驶进山谷。

两岸陡直的山壁高高耸立着。站在狭窄的小河向上望去，峡谷隆隆的黑影间，扯出一线淡蓝的、星光闪烁的晴空。

兰吉头枕着船尾的桦皮盒，仰躺着。两条壮实的腿像男人一样随意地叉开，来回晃动。粘着松油的头发，蓬乱地散落在灰色的狍皮褥子上。她手里玩着犴骨手刀，懒散地哼着古情歌，嘶哑的声音，时断时续。

远处响起声声嘹亮的鹿哨，神秘的峡谷间传来此起彼伏的回声。

兰吉知道，族人要祭神了，她脸上荡着无限的喜悦。

小船载着古老的情歌，驶到一条细细的河道。

兰吉坐起来，摇着单桨把船划到岸边。山间除了潺潺流水，一点声息都没有。偶尔，顽皮的狐鱼会跃出平静的水面。

船靠在岸边的悬崖下。悬崖的下面是保拉坎神洞，洞口生满胡须般的荒草和杂树。

兰吉把手刀狠狠地扎在船头，打开鹿筋绳，将船系在一枝斜躺在河里的树枝上。船不动。

兰吉脱去柔软的鹿皮衣裤，飞快地把衣服摔进船舱里，瑟瑟地精光着身子入水。

她走到神洞下面。仰起头站在那里，接着神洞里滴滴的细水。那是神水。

她满足地闭上眼睛，享受着冰冷的神的感情，一缕缕凉液从脸上流滴下来，沿着圆鼓鼓的奶头，流到身下去了。她打了一个寒战。她在默默地祈祷着什么。秋日里能光着身子享受圣水洗礼，是部族中最荣幸的事儿。

月光透过细密的枝叶，光把灿灿的种子撒向河谷，水里就生出许多斑驳的梦。几颗淡淡的星星在若有若无地闪动。奥伦布坎星神早已藏进山那边去了。

沐浴完，兰吉便蹚水向河的深处走去。

兰吉半染着月色的身影，突然像狐鱼一样，“扑通”跃进水中。

墨蓝色的河水骚动了，眨着圆圆的圈圈扩散。她滚动着光滑的身子，顷刻皮肤就热起来，暖暖的。

她蹚水向崖边走来的时候，手里攥着一条狐鱼。青黑的狐鱼在她手中不住地挣扎。月光剪出她闪亮而丰实的身影。随走随往

J 间谍母亲 *Landiemugin*

身上擦着灿灿的水，周身都滚动着银色的星星。这时她听见女人的笑声，抬起头，见那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在神洞下沐浴，嬉笑着望兰吉。那是玛妮？！她没有死？

兰吉眨了一下眼睛，玛妮和她的笑声都走了，无影无踪。

古来从山坎上的木刻楞里出来。

秋天林子里的晚上，有一股温暖的潮气。月光引着林间的崎岖山路。

他穿过那片黑色茫茫的密林，向悬崖边走去。

他是一个淡灰色眼睛的族人。比高大的巴尔察首领整整高出一头，和马鹿的个头差不多一般高。他像一条结实的公牛。胳膊和胸脯上长满绒绒的汗毛，卵石般卷曲的头发留下梳理的痕迹，像满归的镇上人那样利索。腮帮和鬓角密密麻麻的胡须尖尖地露出来，使他不像一个少年。

旗上许多女人说，古来满身散发着浓烈的膻味和狐臭，这是神给他的。这使族上很多女人为这男人的气味的着迷。

半年前，古来为一个女人去追赶一只美丽的猓猓，跑出了西北坡的原始森林。

猓猓跑过冰河，逃到对岸的荒岛上。

古来在荒岛上用那支从俄国人手中换来的猎枪，打死了那只凶猛异常的猓猓。猓猓骂了一声就倒下去了……

可是，枪声响起，整个山谷和那片原始森林发出巨大的回声，震撼着他的骨头。

雪水从山上倾泻而下，冰河被淹没了。

一瞬间，上游巨大的冰块排山倒海般冲击过来，推动下游的冰河，冰河被撞醒了，隆隆地轰响。

冰块猛然攒起个三角，又迅速砸下，溅起无数旋转的水花，冰块挤到荒岛，沉重的冻土豁开一条长长的深沟，然后咔嚓咔嚓堆积到岸边。于是，一座冰山诞生在岛上，小块冰排相互撞击，向下游迅急地驶去了……

古来被困在这个荒岛上，他生吃下那条肥嫩的猢狲肉，将皮留起来，准备送给族人中那个美丽的少女。

猢狲肉吃没了，他每天去捡冰块带到岸上的冻鱼，等待冰排过去。

有一天，一个叫首长的人骑着一只巨鹰降临到岛上。他们拿着仪器测量水的流量时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古来，把他救上神鹰，飞往一个县城。

古来被送进那里养伤。

后来许多日子过去了，古来骑上城里人给的一匹健壮的黑马，带上些城里人所富有的神秘的东西，回到原始森林。

他走了数十天。马蹄子经不住千层落叶中毒菌的侵蚀，很快就烂掉了。

假如骑着一只驯鹿就不会有这种事儿！

古来杀死了那条只剩半截腿仍然走路的母马，喝了马血，吃了心肝，向着奥伦布坎星神的方向，走了几天几夜。

古来在山坡的林子里找到那条熟悉的洞口，他钻进去。漆黑一片，摸索着石壁往前走。

J 间谍母亲 *i and i e m u g i n*

他听到自己脚步和呼吸的回音。

洞很陡，几乎是个斜井。

哎，黑暗中一个东西突然袭来，他凭着族人特有的敏捷抓住它。是柔软而凉爽的肉体。

这是一种叫鄂西鸣吐替的毒蛇！

古来枯枝般的手紧紧地攥着这条蛇，指甲深嵌进蛇身。黑色的血液从伤口中流出来。

他慌忙把蛇摔在了地上，可手却粘上了黏乎乎的血。

族人忌讳这该死的蛇血！

难道这是今天的不祥之兆吗？被热血和欲望折磨得浑身发麻的古来顾不得多想，匆匆向前爬去。

他要会一个族中的少女。

眼前倾泻进一片迷蒙而微弱的月光，随之听见淙淙的流水声。他知道，洞口到了。他内心涌起一阵喜悦。

古来拿出孢哨，用力吹两下。

洞内的空间和石壁反弹出嘹亮的回声。

洞外也送来同样的哨声。山谷嗡嗡地回荡那美妙的声音。

透过树枝，古来看到澈澈的河水。他扒开树枝，虎跳似的纵身一跃，来到岸上，向桦皮船走去。

兰吉从河里出来，她攀着树枝上岸，从树杈子上飞快走过。

她跳进桦皮船，把狐鱼扔进船舱。

鱼落在舱中，无所谓地吹一声口哨儿，翻动几下尾巴。

她拿起那条情人送的猢狲皮擦身子。

皮子柔软的毛像情人的吻一样令人温暖舒适。

她打开桦皮盒，扯出一条白色的乔其纱裙子，举在空中，翻过来掉过去地看，不知怎样才能穿到身上。

晚风轻拂着薄裙，像拂着一层云。

这条裙是情人送给她的，那是一个野驯鹿般的小浑蛋。

兰吉穿上裙子，半倒在舱中，用手刀飞快地割鱼肉，放到嘴里，厚厚的嘴唇里滚动咔哧咔哧的咀嚼声，砰砰地冒出蓝色的火星。

阿达玛勒山顶的悬崖上，隐隐约约闪着枫色的火光。那是祭神的族人燃起的篝火。也传来喊叫和歌声。

兰吉锋利的牙齿咬着生鱼，玩着犴骨手刀。她把刀扎进船帮，再拔下，反复地玩着。

当她听见古来走近的脚步时，高兴得嗷嗷叫，哑哑而放荡的嗓音，撕裂了夜空的宁静。

山间回旋着三五声刺激的回音……

古来一个箭步跳到船上，船身倏然下沉许多，左右摇晃。水拍打着船身，小船还在动。

他俯下身去，疯狂地亲吻兰吉，在她身上胡乱地抓来抓去。

他终于又摸到眼前这个小野兔子的身子了。她的身子温馨光滑，如同柔柔的河水。他激动的心为她而狂跳。

兰吉微凉的嘴唇燃烧起火辣辣的欲望，她快活得变成一头幸福的狮子，呻吟着，禁不住发疯般吱哇怪喊，叽叽嘎嘎放肆地大笑。

那一刻，兰吉望着那个灰色眼睛的少年，突然微笑着挑逗地撩起裙子蒙到头上。

兰吉的身子呈露在清白的月光下，光洁得同飞龙的羽毛。

古来透过白纱望见她的碧色的眼睛里一弯莹莹的蓝月。

兰吉突然把两只粗壮的胳膊死死地勾在古来的脖子上，胸腔挤压出力的顿音，把一座山似的古来拥到自己的怀抱。

“小熊崽儿，我很想你！”她的嘴里不住地咕噜着阿尔泰语族的语音。

古来的身子重重地压在她的身上。

真像一座大山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

她感到了舒适，觉得这才够劲儿，这才叫男人，她需要这么沉重的力量。江面腾起粉红色的光蒙蒙像烟雨。无声无息，升起又落下。江面和山壁都变成淡淡的青红。古来身上那些奇异的气息真让她着迷。

她说：“你压死我吧，古来，那我才高兴。”

古来说：“兰吉，为了你这双眼睛，我要娶你。”

小船不停地颠簸，好像从水面缓缓地飞起来，飘忽在空谷间。

晚风送来族人远处的歌声和欢叫，也送来柴草燃烧的青烟味儿。阿达玛勒山顶上，跳动着一群快活的恰克拉人，他们船头船尾相对而坐。

古来拿出一个小瓶，扭开盖子给兰吉闻，这是什么花？香水，女人抹身子的，山外的女人都抹。你让山外那些女鬼迷住了是不是？那儿的女人都像山羊老实，不会像族人那样，扳男人的脖子。

兰吉一把夺过那精致的小瓶，使劲扔进河里，那个亮晶晶的

小鬼在深谷一闪，化成一道银色的彩虹。扑通，落入水中。

兰吉：“你一定玩过那里的女人。你要撒谎我会割你祖宗（指生殖器）。”

古来笑了：“那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傻瓜。”

兰吉问：“你在山外想过我吗？”

“不止想过，还为你哭过。”

兰吉激动了，用脸颊去贴古来的胡须，胡须像草地一样刮得她的脸火辣辣的。她感觉舒服。

兰吉：“你还在想玛妮吗？”

兰吉一提到玛妮，古来的毛骨即战栗起来，心也战栗。

古来：“玛妮？她的尸体在哪儿？告诉我。”

兰吉倒在孢子皮上，若无其事地揉着自己残缺的奶子，看着阿达玛勒山顶。

古来失望地埋怨道：“你看山顶干什么，那里没有我的蝴蝶！”

兰吉不耐烦地：“玛妮，玛妮，总是玛妮！我就是让你忘掉她，让你成为我的，我的。”

古来难过，默默地念叨：“我忘不了，忘不了。”

兰吉：“所以我杀了她！”

古来问：“是为了爱我？”

“是的，一点儿没错，为了爱你。”

古来激动地咬住兰吉的嘴唇，说：“你真是一朵可爱的野都勒花。”

兰吉也激动起来，紧紧抱住古来：“结婚吧，古来！”

“结婚?”

“对。明天我就搬进你家的木刻楞。”

晚风吹来，河水缓缓地漂荡着蓝湖色纯洁的少女之波，古来突然放开兰吉站起来：“我要像山外人那样，找个媒人。”

“啥人?”

“媒人。”

“那是什么人?”

“媒人，一种善说讲的老女人。”

古来的脸上升起了光芒：“我要让阿尼黑老人做我们的媒人。我要把最上等最高贵的兽皮送到你家的撮罗子里。而且，都是我亲手打的。”

一百年前，两个不知名字的部落，为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女人，在阿达玛勒山顶，进行了一场野蛮的残杀。正是因为这个女人身上所孕育的大度，才调解开了这片已经凝固的鲜血板结的仇恨，使这两个民族转瞬间又奇异地融合了。他们发现，正是因为这个女人，他们才在陌生的密林中成为兄弟姐妹。于是他们拥抱接吻，漫山遍野都喘息着两个不同种族的交媾。从此，古老的族人的后代，出现了各色美丽的眼球。他们成为一支新的土著。然而，阿达玛勒山顶的台地，至今仍是族人祭祀、娱乐和角斗的场所。顽强的族人也由强大走向衰落，族人渐渐少下去，今天只剩下几百人了。一百年前那个少女就是阿尼黑老人，和神一样，被族人视为崇高的灵魂。

“不，古来，我不需要那些，我让你现在就娶我，娶我，妈的。”

兰吉拔下船上的刀子，又狠狠地扎下去。刀尖斜立在船帮上，不停地颤动着。

远处的火光在跳动。河谷上空盘旋着族人的狂叫。犴皮鼓咚咚地敲响。在夜色里闪动山丁果一样的小火球。

“兰吉，我不是一年前的古来了。”他跳到树上，骑在树干像骑犴达罕一样，“我懂得许多族人不懂的事。”

“我不管你懂得多少，我也不想知道那些，我只要情分！”

“情分葬送了玛妮。”

“我宰了你，野猪！”

古来哈哈大笑，蹦到船上，跪在她面前，把她压倒，嘻嘻地笑着摸她温柔而膨胀的秋天的乳房：“为了你这臭脾气，我娶你这条多情的野鹿！”

兰吉并不动情：“把手拿开！”

古来嘻嘻笑着。

“把手拿开！”

古来哈哈大笑。

“我现在烦你，你知道不？”

兰吉向古来重重地蹬了一脚。

古来沉沉的身子砸向水面，呛的一声，水花四溅，差一点儿船也扣过去。

古来钻出水，满归人的发型被水浸着，一下子变成了猴子发型，十分可爱。

兰吉哈哈大笑起来。古来也在嘻嘻笑，他满身湿淋淋地向小船走去，双手扯过鹿筋皮，嘿的一声，绳子被气力切断了。

J 间谍母亲 *Jiandimugin*

古来把桦皮船连同船上兰吉叽叽嘎嘎的笑声一块儿抱起来，放到那棵半倒在水面的树干上，然后，在水里使劲儿地摇着树干，摇得兰吉笑声忽高忽低地奔跑。

兰吉回到院子，满身蒸腾着乳味儿的热气，周身围绕着一团雾气。

院子里，一条叫库列依的黑色老狗正试图与嘞嘞母狗交配，嘞嘞母狗转过身去，拒绝地咬了一口库列依。受了委屈的库列依并不在意，热情地跟随着嘞嘞。

兰吉将嘞嘞叫到身边，嘞嘞摇着尾巴跑向主人，在她面前撒欢儿雀跃，而库列依只关心着嘞嘞。兰吉把嘞嘞的脑袋夹在自己的胯下，紧紧地夹住。

“可怜的库列依，来吧来吧，别胆小！”

心领神会的库列依老狗兴奋地扑在了嘞嘞身上。

兰吉开心地笑起来，她为自己与库列依合伙的强奸感到兴奋。

撮罗子里，玛妮在火上烤着绛紫色的豕肉干，一边嗑着松子。青烟缓缓升腾，阳光斜照进来，烟雾在光线中氤氲弥漫。她听见兰吉和嘞嘞的叫声，放下手里的活儿从撮罗子出来。

“我就知道是你，别人不会干出这种事儿！”

“干吗火气那么大，我只不过帮帮库列依。”

“库列依配不上嘞嘞，把它踢下来！”

玛妮倚在院子中那棵高大的而苍老的白桦树下，口中吐着白雾，雾气里弥漫着嗔怪的松子味儿。

玛妮比妹妹兰吉高许多。她是一个黄眼睛的姑娘，美丽的眼睛像深山中淡黄的水葡萄，清澈透明，而且光灿灿的，同夕阳的金色一样。

古来曾说过，他永远也忘不了玛妮，正是因为那双眼睛。

“库列依想了，所以我要成全它。”

兰吉做了一个只有族人才明白的手势。

“嘞嘞应该找一条雄壮的公子！”

“它只配嫁给库列依，这个软弱的老狗。”

“我看你该嫁给阿曼赫老头儿。”

“玛妮，少废话，把古来借给我吧！”

兰吉单刀直入，语气似乎没有丝毫商量余地。

“古来决不会爱上你的。”

玛妮照样嗑着松子，嘴角浮动着一丝青涩的笑意：“只有我会让他知道，什么是部落最好的女人，最好的，你这个愣头青！”

“挑明了吧，我是说，你永远借给我。”

玛妮看了看妹妹：“那你得问我借不借你。”

“他真的爱上我了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在保拉坎神洞，他答应为我打一只世界上最美丽的猞猁，扒下皮送我，他还亲了我，还……发生了库列依和嘞嘞这样的事儿……”

啪，玛妮把手中的松子向兰吉脸上砸去：“妈的，那是我的公狗！我的男人！”

松子打得兰吉脸上火辣辣的，那滋味可不比情人胡子热辣，